

■乡村纪事

北坡出产茶,那是几十里地界都知道的。北坡在村子以北,那里山坡不陡,土壤偏酸,成天云雾缭绕,是出产茶的好地方。那一坡一梯一台的茶园,从坡顶上望下去,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掌控着村子的幸福和希望。

坡顶上有一所学校。学校和茶厂是很好的结合体。学校是早年一个承包茶厂的老板捐资修建的。学校因茶厂而起,茶厂因学校而热闹。一个村子里的娃都在学校里上学,课间休息,茶厂和茶园是最好的场地了,跑啊跳啊,躲猫猫呀,宽敞得很。后来,学校仍然热闹着,茶厂却因经营不善垮了。

没了茶厂,茶山茶园还在,不能荒废了,那就分到一家一户。北坡就更热闹了。哪家哪户没有三五几亩茶园?都得上山管着。村子里人多地少,那些地种庄稼能够一家人填饱肚皮就不错了。茶园才是口袋里的重要来源。盐啊油啊娃儿的学费走亲戚的人亲钱,这些都靠着茶山找出路。放了学回家,吃完饭就上北坡摘茶叶。娘说,娃啊,想读书不?如果想到北坡以北更远的地方读书,那你就得帮着家里把茶山管好了。

北坡以北是白合场,那里是大山深处方圆几十里地界仅有的老场镇子。场镇不大,站在镇子东头吼一声,西头的角角落落都能听得出是谁喊的。可那场镇上收茶叶的有好几家呢,都是大开着门的店子,二十四小时有生意做。

茶叶要从北坡到北坡以北的白合场,看起来就十多里的路程,可那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得靠汗水外加上技术活儿的。天没亮往北坡上摘茶叶,一背筐一大挑地弄回家,吃过晚饭,制茶的活儿就开始了。炒茶,揉茶,晾茶,晒茶,那都是一条龙的技术活儿。叶子没炒熟,青没杀住,茶叶泡水有一股生臭味,还能卖得出手?揉茶要用力气,得把叶子裡的水分揉出来,否则茶叶不收回,那就是粗茶老茶,肯定卖不了好价钱的。晾和晒都得小心翼翼,刚炒揉后的茶叶,要赶紧摊开,不能一堆堆放着,要捂黄捂臭,就完全废了。

无论采茶还是制茶,与喝茶品茶那都是一个道理,得讲究一个心静,心浮气燥那是成不了事儿的。据说,当年那个茶厂,就是因为老板一心想挣大钱管理却又上不去,烂了一季茗茶,就再没翻过身来,最后走了人。当然,那是用机器制茶,投入大,风险也大。北坡的茶园分到一家一户,制茶又回到了手工传统。手工制出的茶,味道就是不一样,色香味俱全保留着,那完全是另一种味道。

产茶的季节,村里人把茶从北坡或背或挑弄回家,制作好了再或背或挑地送往白合场。出村子口上了北坡,从北坡下到桥墩子,从桥墩子到白合场,那一路上全是送茶人,那场面热闹而又壮观。

从北坡到学校再到白合场,这一去一回总与一片叶有关。那是一条出村子的古道。在那条道上,我曾经和娘一起好多次打着火把送茶叶,再为了一些糖果或学习用具,与娘闹着回家。如今,娘已经老了,满头白发,但仍然坚持把茶叶从北坡背回家,制好,再送去白合场。

茶叶,是北坡的出产物。那里的学校,是一整个村子照到阳光最多的地方。好多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都躺在北坡茶园的梯台上,让阳光从茶叶的缝隙间撒下来,照在心里最需要温暖的地方。那时候,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去北坡以北的白合场以及更远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世界是不是同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一模一样。也许,运气好的话,还真能看到天堂。有时候,感觉自己的生命就像一片茶叶一样,只要一瓢水下去,就能无边无际伸展,还能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想想就觉得那么美好。

北坡北,不仅有茶园茶树,那里还有我的童年生活以及我的梦想和希望。

■百姓记事

备战“诗词大会”的日子

从未想过,我的生活能与央视有什么交集。但2016年春节,央视一档新节目引发了我的兴趣。《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开播,董卿主持。惊喜的是,那些题目并没有想象中难,我居然可以答对不少。“哈!我要努力背诵古诗词,争取到央视参赛!”我兴冲冲在家宣告。爱人点头,他知道我爱河北台《中华好诗词》节目影响,加之记忆力减退害怕老年痴呆,买了一套《唐宋词元曲》丛书,正在学习。

彼时,距离我开始背诗已近半年,加上从微信《中华好诗词》《诗词中国》《唐宋词元曲》以及“今日头条”学习的古诗,应该不下三百首。背诗不可一蹴而就,知识的储存需要循序渐进。

于是,更加坚守每天一背。下班前半小时内阅读《唐宋词元曲》,抄录一至两首在QQ空间里。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认生字,看释义、懂典故、背词句,努力往脑子里灌。空闲的笔记本也拿出来,将手机“今日头条”里喜欢的诗抄下来,还拍照、截屏,以方便外出时随时温习。每天散步路上,我也会默背几首。毕竟不是学生时代,记忆力已大不如前,曾经背得很熟的《长恨歌》《琵琶行》,几日不温习就会忘掉。然而,要想登央视的大舞台,除了多使笨力,没什么捷径可寻。

2016年11月13日,难忘的日子。微信公众号《诗词中国》发布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报名推荐表。我兴奋不已,坐在公交车上就按捺不住填写。晚上回到家,左思右想总怕《诗词中国》小编忘掉我。开电脑搜索央视官网,哈!果然有报名通道,于是连夜发送报名表。

没想到,第二天北京的电话就来了。我激动又紧张,答了30道测试题,对了28道。节目组让我第二天务必发送个人生活照与两分钟自我简介视频给她。当晚,化了妆换了漂亮衣服,让女儿拿着手机给我录视频。一遍,两遍,三遍……女儿都快崩溃了:为什么还不行啊!爱人也逗我:“去北京面试,自掏腰包,还极有可能被淘汰,有意义吗?”我说:“当然有意

■光影记录



册亨布依族展示非遗小打音乐

近日,贵州省册亨县借2017年“山水布依 手绣册亨”旅游推介会之机,积极推介该县布依族非遗小打音乐,让人们大饱眼福的同时,享受到小打音乐的独特魅力。

“小打”乐器由箫筒(或竹笛)、牛角胡(分中高音两类)、月琴及碗碟(打击乐)组成。乐曲风格淳朴、素雅、优美、婉转,结构严谨、完整,深受布依族人们喜爱。它是布依族同胞集体智慧的结晶,充分反映了布依族人民温文尔雅的民族性格和对音乐的独特审美心理,揭示了布依族与其他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和礼俗风貌。图为冗渡镇坡霸布依古寨群众在表演布依族小打音乐。刘朝富 摄

义!努力过,不后悔。”

连续十天,我强化突击学习。电视不看了,聚会放弃了,每天都自信满满。但凡手机响铃,都希望是北京。然而,我并没有获得去北京参赛的机会。满腔的热情被浇灭,但也并不难过。

我坚信,任何事,只要坚持,总会有结果。背诗一年多,学习了近五百首古诗词;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与清澈,留下许多诗意的美好;在浮躁与喧嚣中,有古诗词充盈心灵的空间,即使上不了央视,依然喜悦,依然满足。

■如歌岁月

饽饽篮中岁月痕

老家有位远房奶奶,80多岁,独居,还住在上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里。不久前我回老家,去看望了她。走进堂屋,头险些被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给撞到。定睛一瞧,哦,是吊着的饽饽篮子。

在我们老家,馒头、花卷、包子、窝头、饼子、烙饼之类,被统称为“饽饽”。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仿佛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这样的饽饽篮子,都悬在堂屋的檩条上。它晃悠悠,就像挂在我童年里的灯笼,在那个贫瘠年代,闪耀着诱人的光辉,也照亮着人们生活的希望。

饽饽篮子,有竹蔑的,也柳条的;有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北方不产竹子,竹篮得花钱买,因此我们家的篮子,是父亲用柳条自己编的。那时候,饽饽篮子里,黑的、黄的多。黑的是秫面(高粱面)、山药面(红薯面)的,黄的是玉米面、小米面的,很少见到白面饽饽。即使这样,也得吊起来放。用大人的话说,是为防老鼠祸祸。而在我看来,却大有防孩子们的意味。大人们下地干活了,剩下孩子在家,常常会呼朋唤友,招来别人家的孩子,难免会偷吃饽饽,你一口他一块,那篮子很快就空空如也。不是大人小气,实在是粮食紧缺。面缸见底,发愁的是他们啊!所以,那篮子挂得有些讲究。往外屋的檩条上砸颗钉子,绳子一头拴在上面,一头绑个木杈钩子。篮子往上一挂,比大人头略高一点,既不至于碰到脑袋,又伸手可及,而孩子们要够,就得登桌子踩板凳地费番周折了。

小时候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搬条凳子爬上去扒饽饽篮子。在学校又打又闹地疯了半天,早已是饥肠辘辘。多半时候,篮子里面只有棒子面饼子或是窝窝头。拿出来一个,再从墙根的咸菜缸里捞块咸菜疙瘩,用刀切下一截,一手拿着饽饽,一手拿着咸菜,跑到街上和小伙伴们边吃边玩,比谁家的窝头蒸得圆,谁家的饼子吃着香。大概小孩子都有这样的心理,觉得别人家的饽饽香,于是常常会换着吃。有时候吃不完,便随手一丢了事,完全不知道日子的艰辛和大人的不易。

农忙时,饽饽篮子则是往地里送饭的食盒。三夏时节,青壮劳力忙着抢收抢种,下不了地的老人,孩子便在家做饭,到晌午把饭菜给送到田间地头。虽说是骄阳似火,送饭这活计孩子们都会抢着干。这时的篮子,一改平日的穷酸,装进了平时吃不到的馒头、包子、白面饼,还有炒鸡蛋和咸鸡蛋。送到地里,大人们吃着,看到孩子眼巴巴地咽口水,往往会让孩子也“尝”几口。至于他们吃剩下的,就让孩子饱饱地打回牙祭……

时光飞逝。不知从什么时候,那承载着生命之光和生活热望的饽饽篮子,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可在我的记忆里,那诱人的饽饽篮子,却一直悬在头顶,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馥郁书香

好书如醇酒

古人说,人生有四大快事:久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以为,当今人生四大快事则是:房子突然降价,工资兀然暴涨,读到一本好书,结交一位知己。

房子降价的事,我说了不算。工资的事,老板说了算。惟有读到一本好书,结交一位知己,可以自己决定。

如果说,结交知己,可遇而不可求的话,读到一本好书,则有太多的可能。印刷业已高度发达,在网上淘书,成了我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这两年,我专搜集诺贝尔获奖作家小说,一年后,已有小成,读得我心花怒放。读好书如饮醇酒,因为书也醉人。

听说过杜加吗?不过很多人只知道他的代表作是《蒂博一家》,哪知他还有一本不太厚的书,好得出奇,叫《古老的法兰西》。别一听这名字,就是历史啥的,这是一本小说。全书用速写的方式,塑造了四十多位人物,而且语言简练,如同一幅幅中国式的人物素描。作家本人也认为这本书是“乡村速写”。

这本书的名气不大,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对学习写短篇小说,极有参考意义。我们现在的短篇,上万字的不少,可是很难写出人物的性格。杜加却在寥寥数语中,就让人物性格凸现,让人不称赞都不行。买到书,一晚读完,悔很买得太晚。

对芬兰文学,多数人知之甚少。对西兰帕,很多人仅听说过他的《少女西丽亚》,这是他获得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但对他的另一本书,14万字的小长篇《夏夜里的人们》,很多人却不知道。其实,这是一部优秀小说,特别是作家用散文的笔法写小说,写得如同一卷风景画。小说的第一二章,根本不出现人物,全是描写,最后一章也是描写。芬兰,山川秀丽,乡村如诗如画。作家笔下的湖、水、草、牛、山峦,无不浸透了情感。因此,读这本书,如同在旅游,和主人公一起享受乡村的幽静、恬淡、平和、挚爱。读到这样的书,才知道小说不一定要有大起伏,大场面,大悲欢,大转折。只要写出人性的光辉,一样可以成为不朽之作。

读好书,先得寻好书。并不是名气大的书,一定好读。也并不是名气大的书,一定艺术精湛。时间在淘汰作家,淘汰作品。有很多小说,甚至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一样被岁月淹没,比如赛珍珠的《大地》。

只有那些艺术上极有创造,写出了人性深度的,才有可能大浪淘沙后,留存下来。读这样的书,不仅仅会提高艺术修养,更能增强一个人的品质,提高道德水准。读好书如饮醇酒。因为酒之醇,经过了岁月的窖藏,书亦然。

■故园情思

家乡的夜晚

小时候,每当粗茶淡饭劳累了了一天的父母,平淡的夜晚,母亲那织布机便荡起动听的歌声,恰似我们兄妹对新衣的期待,很美很美。仔细倾听,左邻右舍也有我家一样的声音……

年龄稍长,家乡的夜晚还是到处回荡织布机那悦耳的声音,还是随时可见家家户户的女人为针线活而忙碌的情形。不同的是,寨子里青年人结伴去异性家找妹子,以歌为媒谈情说爱的越来越多,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有对不上歌而一脸羞涩的,有夜深人静时在妹子家里享受妹子亲手制作美味夜宵的……这些夜晚,让人充满了温馨美好的记忆。

当少男少女步入婚姻殿堂,心灵手巧的侗家女人,不会停下自己的编织手艺。可能会少一些浪漫,多一些唠叨和初为人父父母的烦恼。但这时的夜晚,比谈情说爱时更实在、更丰富多彩,充满着家庭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时过境迁。当一个个家庭的孩子到学校住宿去了,左邻右舍的父母跟我一样,都会回味与孩子相依相伴的温馨、幸福,担心孩子在学校没有记住父母的叮嘱,担心孩子不能与同学和睦相处而受到委屈,担心孩子不能有优异的成绩安慰自己的付出与期望。但是,这些父母们,不会因此忘记用手舞足蹈的方式丰富夜晚的生活。我们侗族不仅热衷于文艺,而且历来能歌善舞。

轮到这一代人当爷爷奶奶之后,子孙们虽然没有传承我们以歌为媒的恋爱方式,但他们仍然继承了我们侗族的爽快、真诚、善良。于是,家乡的夜晚充满平安、和谐的气



《晨捕》

苗青 撰

息,家家户户的梦都做得踏踏实实。

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让侗家青年男女走出了山寨,到周边甚至更远地方的城市去打工挣钱。家乡的夜晚少了他们花前月下恋爱的温馨与甜蜜,取而代之的是中年男女吹起芦笙、跳起腰鼓舞,哼起当年的情歌,让家乡的夜晚多姿多彩、诗意盎然。

家乡的夜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每个年代都有它自己的“主旋律”。但是,不管哪个年代,都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平安、祥和、温馨、幸福”。这是我们侗家人最大的财富。不仅我们这一代,希望我们的子孙能将其传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让家乡的夜晚更迷人,更绚丽多彩。

■人生感悟

明智善良的选择

那年我兄长考上大学,全家欢欣鼓舞。可是,这种欢乐很快被忧愁取代了,因为兄长学费还没着落。

连着几天爸妈都话语不多,晚上爸爸披衣坐炕上抽旱烟,妈妈轻声叹气。那天窗外还哗啦啦地落着雨。妈说:“要不再上他二舅家借点吧?”二舅家做豆腐卖,条件稍好,我们家有个短缺都去那里救急。屋里空气凝滞得就像眼前这一大块的夜。爸爸好半天没作声,然后他说:“不了,他二舅家孩子开学也要用钱。”最后,家里把唯一一头耕地的骡子卖了。

一天,我问爸,为啥不去二舅家借钱?爸说:“我去,你二舅肯定借给我。可是他家就为难了。他的经济状况我了解。”我还有些似懂非懂,既然二舅可以借,怎么也比卖了骡子强啊。那一个春天,父亲干起了以前那头骡子的活儿,常常累得夜晚躺在炕上直哼哼。

多年后,我遇到了一件事儿。毕业三年后我换了一家新单位,为了上班方便,就住在了单位的宿舍。我自己原来住的房子就闲了下来。因为业余喜欢画画,我把那所房子布置成了小画室,周末避开吵闹的宿舍,到那里安静地画画。没多久,一个同学听说了,找到我说他女朋友来了,住外面太贵,想借住一阵子。我心里很不情愿,但因为是同学,又不好拒绝,只好憋憋屈屈答应了。

从此,我周末享受画画的时光没有了,很不舒服,每次想起这件事儿,就暗暗发誓,下次再不干这种傻事儿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当年爸爸处理大哥学费的事儿。爸爸宁可卖了自家骡子,也不让二舅家为难,这是多么明智、善良的选择。

有个成语叫事不过三,还有个谚语叫兔子急了咬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做事要留有余地。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据说,以色列乡村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靠近路边的庄稼地收工时,四角的庄稼要留下一,一是感谢上苍的赐予,二是为路过的饥谨者提供方便。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的民族,懂得留有余地。其实,那片土地留下的不仅是庄稼,还是智慧与善意。真希望世人都能具有这种智慧与善意。

■神州处处

江迤三乡

云南南华县有一条大江,叫礼社江。以江为界,民间把礼社江以南称作江迤,把礼社江以北称作江外。江迤三乡,即南华县五顶山乡、马街镇和兔街镇。因参加“行吟大中山·马樱花之约”作家摄影采风活动,八九个人为拍几张马樱花图片,驱车三日跑几百公里陡峭崎岖危险的高山公路,真是太奢侈了。民间有小调唱:“为花死来为花活,要死在花树脚。死要和妹在一起,生要和妹坐一桌。”但我们谁也没到这个份上。一路上,文友给我介绍的那些村庄大都已忘,唯江迤三乡的主要特征给我印象深刻:兔街的雨、马街的风、五顶山的雾。

我认识的兔街在文字里:七村河,上游流经七个美丽的村寨而得名,河里生长着一种非常美味的生态鱼。半坡阿卡舞,是一种原生态的彝族芦笙歌舞,被列入第四批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南华兔街与南涧、景东三县交界的偏僻深山,有一种鲜为人知、濒临失传的香堂调,从天黑唱到天亮,至今保持着神秘色彩。

山高水长,兔街水丰,七村河有着“小河流淌”般的韵味。兔街水好,与她年均降雨量高有关。兔街是一个动不动就喜欢下雨的好地方,年平均降雨量在1500毫米以上,每年都要比邻近的马街镇和五顶山乡多出五六百毫米的降雨量。这与其地理位置、山形地貌有关。兔街大峡谷由北向南紧连景东,每年夏秋季,南来的暖湿气流沿兔街峡谷逆行而上,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兔街上空交汇,在这一带形成密集的云层和降雨带。雨水多有雨水多的好处,兔街农民不愁水!就是赤日千里,大旱肆虐的年月,山涧仍能听到泉水叮咚的声音。

我们采风的第二天落脚马街镇政府。走在街上,我发现,马街的风,刮起来猛,有规律有方向。

夜晚,风声传进卧室,像人吼,一阵一阵呜呜咽咽,有些恐怖。我们被吵醒了好几次,都说马街的风确实太大了。

第二天早晨上了大中山,高山森林看似静止,树顶上风却十分猖狂。王摄影家放飞上去的航拍设备,不到五十米高,就被狂风卷着往山下飞去,我们都为他捏一把汗。还好最后是有惊无险,一番折腾后,保住了两万多元的摄影器材无大损失。

马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季风不来,这里就不可能有雨。南来的气流,多半被大中山挡住,雨水就不会有兔街那么多。但大中山都挡不住的风,肯定就不会小。这就风翻越高山后,就向低处的马街镇扑去。

五顶山在高山顶,最高海拔2660米,最低1120米,两者落差1500多米,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河谷热,山顶冷,属于典型的立体气候。

“山外青山雨外雨,雾里雾外看自己”。文友告诉我,五顶山多雾,一年四季山上常常是烟雾缭绕,大雾弥漫。尤其是深秋初冬的早晨,气温陡降,湿度较高的时候,所有山峦全罩在雾中。

夏天,雾从礼社江河谷升起,山岚不断改变形状,如玉带飘荡在山腰,似轻纱笼罩在姑娘的头上,山峰影影绰绰,犹如步入仙境。冬天,五顶山的雾如乳胶,白茫茫一片,又浓又稠,两米开外就看不清人影。记得有一次开车的朋友从微信上发了一张照片来,感叹五顶山的雾迫使他的车寸步难行,耽误了行程。

大雾形成的条件有二:一是湿度大,二是气温低,水蒸气冷却凝结而形成雾。礼社江在低处暖处,提供了湿度;而五顶山在高处冷处,温差变化较大,这时冷湿一结合,便形成了五顶山的凤雾奇观。